讀風臆補

突然而起突然[illegible]

後來宮體閨情詩曾有此種端莊流利否

讀風臆補卷八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昭然易辨臣工朝會何至倏而且歸卽三告話言亦不必有之事直是詩人好奇設出此段光景以描寫賢妃不

騷賦之祖

三句一易其調奕奕有神

敢即安之意耳然非有絕人之筆絕人之膽必不能作

玩篇中既字矣字眞有目甫交睫忽然驚覺光景然警戒語恰寫得如許風流香豔疑雨曾有此種芳豔否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語最溫厚若其不知出者
句法奇怪從所未有

宛轉關生巧於自譽

豪爽駿快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鼻端出火耳後生風之氣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馳驅相遇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

但言獵者之自譽而諷意已在言外若直說田獵之非便是一篇諫獵書矣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靑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履即奇句

履即履發即所謂一步不離緊跟着走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譏刺全在言外

借新婦之言寫詩人之意所謂客代主也若作新婦自言甯無唐突

上篇並驅從兩肩兮二句此篇俟我於著乎而二句皆後人六言詩體所仿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男女相奔不夙則莫兩章首句皆因時起興之語也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曹植洛神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又云皎若太陽升朝霞皆與此同薛君章句謂東方之日兮悅其顏色之美盛也日出城南隅行淑貌燿朝日秋胡詩明豔侔朝日正襲此意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

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一篇之旨全在不夙則莫前二章須合併看直注到末一句人臣辨色入朝早矣而公又召之而又欲令之以事一步緊一步使人踉蹌入朝不可從容一刻尚何容觀玉聲之有及其莫也則又不然所謂無節也莫字一層不用明寫只從末句一點而意自含蓄後人詩古文家多遵此法

齊子二字筆法森嚴
章章用旣曰曷又語脈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

標緊

兩如之何深思之詞曆法二字穆然深然

四無字俱有精神

[illegible]將亦易

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全用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的是妙文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使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使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前二章說得何等鄭重末章說得何等便易迺知聖賢垂訓不獨命意即其詞氣亦是不同

兩反一正挽强持滿一發中堅

田甫田思遠人總是欲速念頭末章以一突字破之正見躐等無益循序自成愈醒出四無字精神來

陳僅曰蝃蝀卒章連韻四也字此詩卒章連韻五兮字皆刺詩也一莊一諷警動之至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

字字無虛設

鋂其人美且偲

還是自譬此是譬人故註曰略同各章首一句

輕輕遞過之筆

詩三字句賦物最工如殷其雷及盧令令等句

使人如見如聞千載以下讀之猶覺其容滿目

其音滿耳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淫狐晝見

其顏厚其心堅

只說其從之如雲如雨不能防閑意已自暴

其魚其從字兩相呼應

如雲頻習見如雨新如水更新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車騎如是其盛魯道如是其顯行人如是其多而齊子尚豈弟耶翱翔耶遊敖耶

開口嗟歎其意已自可想見

五句威儀一句技藝

三句威儀二句技藝

二句威儀四句技藝

合觀前篇羞恥喪盡有是子有是母有是母有是子

魯夫人而言齊子詩人微詞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稱美之也實歎惜之也若俗筆未免露出矣

看他敘威儀技藝處長短閒出極參差錯綜之妙

味之可破拂杖陋習

通詩極口贊揚意在語外只章首各加猗嗟二字神妙欲到秋毫巔矣華谷謂變風之體有全篇首尾託諸他詞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者再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迫急而意益深切矣

通篇三則字下得尖酷如此用虛字何異虐使草木

摻摻女手之狀古詩纖纖出素手兩可以字婉約有味

讀風臆補卷九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風人未有說出所以刺之之故惟此明言之是風詩中之別立一格者通篇最喫緊在好人二字蓋不提好人而刺褊之意不醒

白香山謂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不可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彼其之子美無度徑接殊異乎公路則韻致索然矣複三字殊妙

長歌當哭

一轉又生一境

多少含蓄

曲折盡致有[illegible]斷岡連之妙

我歌且謠聊以行國如屈原行吟澤畔之類

采莫之無度卽食黍之戒民也儉勤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他人於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意無餘矣此卻借不知我者轉出一段光景而結以蓋亦勿思有波瀾

有頓挫有吞吐有含蓄

姜白巖曰是篇一氣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羣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之事所思之故則俱在筆墨之外託興之中

作詩須聲韻和諧曲應金石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如北風之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谷風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與此詩之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之類是也此孔仲達之論詩韻也陳僅曰小學經之輔韻學詩之本漢重小

借父母口詞寫自己心事是投胎奪舍手大奇

上慎旃哉非守心養志者不能道

俱從望字中想像出來如此便了更不轉到自己身邊妙絕

學故多經生唐重韻學故多詩人雖經生如仲達其於韻學亦分明如此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思父母而曲體其念己之心眞孝子也乃其作筆絕奇

遊子生還高堂重聚全在一愼字自古忠臣孝子無不以謹愼立身者陳僅曰愼之一字是家人臨別丁甯口角是孝子在途保重心腸詩人可謂體會入微者

白香山詩料得家中深夜坐也應說着遠行人是以此詩爲藍本者摩詰詩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亦是此詩卒章意也杜詩遙憐少兒女未解憶長安明知其憶而反言未解更進一層是推陳出新法

言行甚高而意無謂非身在個境者不知此詩之真

黃文煥曰後世急天下者棄親於鼎俎之上志功名者遺母於絕裾之忍覩此愧甚矣若庾黔婁棄孱陵之令狄仁傑望太山之雲其陟岵之風而興起者乎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讀此覺後人招隱詞爲煩

雅淡似陶歸去來兮亦以此爲粉本

桑園可樂風政尚佳後世戈矛加於鴟鳥征徭

皆由

皆擬想像設此二段文章

蒙代字訣也

直結

及於雞犬并野亦不可居矣至日閑閑曰泄泄

往來固自得也亦實有黜陟不知理亂不聞虞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若此句便冷然）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亦是倒法）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以如此境有如此志那得素飽
忽而敘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羚羊掛角無迹可
尋後人更能效步否
人生無益於世即巖居家食誰非素餐故西山
之薇非可遽食空谷之芻亦難虛受不必推到
仕不苟祿上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八言之祖亦如李長吉詩
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不過一二句而已並

耗殘之人未嘗不畏人比之以鼠良切樂土即反上無食黍之害乃妙

不用長句成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只拈碩鼠更不粘着時事

通篇皆永號之音故以自結

呼鼠而女之實呼女而鼠之也怨毒之深有如

此者周方人曰女即指鼠與甯戚牛歹努力食細草吾將舍女適齊國同一調耳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即食我苗之謂也不言穀而言黍麥者額外之征也不言實而言苗者請貸之益也

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即適彼樂土意誰之永號姚承庵謂即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村也

倒翻絕妙

讀風臆補卷十

明荊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精神鼓動）（突一句覺）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正意只好樂無荒四字耳御從今我不樂二句倒

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一句喝醒何等抑揚何等轉折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戒癡贅矣掉尾一語大是韻致

齊樂府淥水曲云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蓋庶幾與唐風良士媲美者矣

景象大是迫促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語意甚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

兩且以有餘日不足之感

保　山有樞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本以遣愁翻令愁劇

似達似呆晉代風流陳隋極欲此其濫觴

徐退山曰行樂之詞乃以斥苦之音出之朋後來詩人許多憂生惜日之感末語促節可當一部輓歌

古詩云生不滿百年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是祖述此意者又云不如飲美酒

被服紈與素青蓮何且樂生前一杯酒郎子有衣裳酒食意將進酒篇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亦同

細玩此詩不勸及時修政而轉勸其行樂詞愈譎意愈苦矣宛其死矣宅人入室危言苦語骨竦神驚如其念此人非附煬未有不皇然改圖者尚何行樂之有黃金費盡致歌舞留與宅人樂少年唐人諷刺亦有此意魏咸陽王以飯誅

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聞之莫不悲傷篇中云云其早有金牀玉几不能眠之歎歟古詩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蘇武詩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思深憂遠者正當如此耳若但勸及時行樂則人生在世如白駒之過隙不幾若趙高之誤二世耶詩人之意深矣（說得妙）（直說）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巧於告衛者深心哉
不敢以告人則已告人矣

得妙

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若作喜從桓叔看大可訾議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此詩陽雖爲沃陰實貸晉猶厮養卒所謂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哉晉主孱庸辜負此老一片深心耳

語甚隱妙不但晉主不悟即桓叔亦不知

戴評最得詩意若說喜從桓叔則是一篇勸進表文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語語爲沃贊歎卻語語爲昭悲涼末二句忽用變調重疊言之俱以且字作歎危昭公實欲醒昭公也若與揚水篇均作晉人愛桓叔看則井

良如此景多少情緒
麼筆卻生於感慨
邂逅在中章便不板屑
手必在末章矣
原是一時描寫語耳不必
泥定夫婦相語等意

予雲美新之賦即袁宏九錫之文耳故讀詩不
可以含序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作見綢繆夢）
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
（此等語處幸不足以形容之）
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淡淡語卻無限情境

神品之文

怨曠有年喜來望外故人間樂事翻驚爲天上

豈無它人句不厭卒讀

奇緣也其注意當在中章邂逅句陳僅曰讀今夕何夕四語宛聞兒女子新婚之夕喁喁私語口吻吾不知詩人旣摹寫到極眞處又何其言之大雅若是唐人本事諸詩其亦奉教於此詩否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居居究究字法俱新

總此一句如流波激石響玉撒珠

呼號望救何等悲涼深玩味之豈尚有尺布而謠七步而詩者乎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較攜手同行逝將去女等語風俗厚薄何如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

有所有依有等俱打轉上文看乃妙

燠字更進一層不唯久假不歸直居之不疑矣

蒼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亦平平敷敘耳中間縮父母何怙一句咏悠悠蒼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知詩文全在吞吐伸縮中得趣

長歌可以當哭

一呼父母再呼蒼天愈質愈悲讀之令人酸痛摧肝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冲虛謙懷故自可想

齊末二句兩之字自爲韻

寫得絕妙卻被註子一筆抹殺了

借天子之賜以脅服人心。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帝也。唐藩鎭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亦無以異。聖人錄此其以著世變之窮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看他詞氣何等委婉。眞有逞逞焉如不我就之意。漢帝詔曰。有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嗟乎腐鼠可以嚇周耶。

首二句即江淹所謂蔓草縈骨拱木斂魂者撫枕獨歔欷慨焉心內傷獨旦猶王仲宣詩言獨夜在戚怨骨長

有此襟期不可無此手筆即緇衣適館授粲意申培謂晉文好賢而失之負羈介推此毋乃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緜山餓隱授粲無從詞旨頗合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楚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天下無其夫尚存而遽言塋域者華谷以爲發婦悼亡之作是也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詩傳矣劉帝臣引潘岳寡婦賦曰睎形影於几筵馳精爽於丘墓靜闔門以窮居塊煢獨而靡依即首二章意也歸空館而自憐撫衾裯以歎息夜漫漫以悠悠寒淒淒以凜凜即第三

章意也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卽末章意也是直可作此詩之注脚矣

誰與獨處三語人多作寡婦自傷解陳餘山謂當屬夫一邊誰字乃隱然自指耳若作寡婦自傷獨處則是劉三娘詩誰能對角枕長夜半邊空一申說便成笑柄矣

范湑夫謂枕粲衾爛其嫁未久則是嫠婦之悲死別者非垂老別也其猶是新婚別與

陳僅曰此詩五章前二章爲一調後二章爲一

起得極奇

調中一章承上章而變之以作轉紐獨曰二字爲下日夜百歲之引端篇法於諸詩中別出一格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三語婉而摯）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四語直而迅）（結得有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各章上四句如春水池塘籠烟浣月汪汪有致下

四句乃如風起浪生龍驚鳥瀾莫可控御細味其語氣當自得也

采苓采苦采葑晉風比之以止讒猶之采葛采艾采蕭王風詠之以懼讒也惟通篇皆以輭語喚醒人實具無限苦心

創見秦強之意如在目前

眼孔太小

讀風臆補卷十一

明荊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寺人之令爾朕之嚆矢也及時爲樂阿房之濫觴也秦之不祚豈必降王既組之日乎

煬帝迷樓極欲則曰世豈有萬年天子秦人車鄰得意則曰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從來覆亡之路如出一轍

開口着兩有字有凌躐一時氣概

秦先世以牧馬起家子孫以有馬開國及指鹿爲馬又以不辨馬亡天下詩言馬又言寺人亡秦之讖已兆於此

沈仲容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目者眞秦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創見

可知
桑之爲言喪也白楊墓上所種古詩白楊多悲
風蕭蕭愁殺人故興下逝者其亡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
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
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是一幅校獵圖
張壯來謂遊于北園句最重北園爲天子之御
王人所守孰得而馳騁於其中惟襄公有岐豐

校獵賦

儁致撩人咀耐尋味

八百里之地此爲六王畢四海一之根脚如金人得燕雲十六州而宋室遂亡自是一大關係也

風詩之體每多句調重複者惟此篇句句不同亦風詩中別立一格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舟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

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與鉤膺鏤錫鞹鞃淺幭同一艱澀深奇殆不可讀韓柳五言往往有法此者

定海厲志曰秦代周而興觀小戎之勇悍蒹葭之蕭條大不如二南魏代漢而興觀武帝之激烈文帝之靡曼遠不如西京是皆以亂繼治其

景道白是淒其
作此四句乃覺波瀾疊出
情致無窮

慷慨低徊千古絕調盼
其實節亦是流商綴徵

著於音律者稍矣若吹律而知楚敗聞音而知隋亡則又涓曠之聰審於一時者也

詩中之人畫中之景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遡洄遡游既無其事在水一方亦無其人詩人感

時撫景忽焉有懷而託言於一方以寫其牢騷抑鬱之意宋玉賦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即此意也

宛轉數言烟波萬里秋興賦山鬼伎倆耳

起二語畫筆詩情雞聲茅店一聯得此神化意境空曠寄託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雲氣竹影仙風故此詩在國風爲第一篇縹緲文字宜以恍惚迷離讀之

春田葭茁繁生之象也故周樂官備而周之基

乃嫋長秋水葭蒼肅殺之機也故秦嗟道阻而秦之祚卒不求賢之所以爲國本歟陳餘山謂溯洄溯游馳神於低徊悵望之中所謂伊人其賢王乎其賢人乎不可得而知也而秦則已不復問矣哀哉

所謂伊人二語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同心同調陳臥子謂此詩爲追懷西周而作大爲有見

終南

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神情洋溢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秦鎮一經提出便有囊括全雍尺地不可與人意下數語亦得極力形容之妙

平子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乙孟堅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是九州之險以終南爲最即所謂上腴奧區也終南入秦周欲不亡得乎鄒氏忠允曰千年堂構一旦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侈其條梅代興之兆於是見

字字是血

戰慄之狀如在目前

痛恨無極

三呼誰從若爲不知之詞悲甚

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千古遺恨非獨惜三良也正責康公也

自有此詩三良復生

邑前輩劉燦引漢樂府長歌行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訓交與咬通夏侯湛春可樂賦鶯交交以弄音翠翩翩以輕翔亦用此詩交交字東坡和陶詠三良詩云此生眞太山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此本應劭之說而誤之者若據左史以讀詩方知穆命於前康迫於後臨穴惴惴正是使之自殺而恐懼也故此二語是詩人極力形容三良處亦是詩人極

似懲似慚意恰合者

秦風後半多我字

淵思靑玉劍何處有風塵

力表白三良處　惻愴悲號哀辭之祖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百里奚貴顯棄其妻妻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朱子引之蓋以爲秦俗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同仇等字俱相死意非和恤也
語自慷慨

日至渭陽便行送心不獨路車乘黃爲贈意也
悠悠我思多少情緒

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有此死士秦安得不霸

少年行出塞曲

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其筆鋒凌厲亦正如岳將軍直搗黃龍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寥寥數言興衰撥亂之思生死存亡之感無不備具

獵獵有風雲之氣

悠悠我思思母非思舅也讀者須知此詩爲孝子不是賢甥

此詩爲後人贈言之始顧亭林曰渭陽秦世子送舅詩也而晉公子無一言猶之尹吉甫作崧高以贈申伯作烝民以贈仲山甫作韓奕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有是答也是古人不以無

和答爲嫌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今也二字大有感慨若視爲斤斤於居食則是彈鋏無魚之類矣

秦上首功簡賢棄士權輿一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楚穆生因醴酒不設而去唐明皇時薛令之爲東宮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遂去兩賢其得詩人權輿之旨者

方筝溪曰秦之所以亡天下以親奄幸疾師儒故也聖人編詩始於車鄰終於權輿蓋早見之矣

有情無望可作四字讀

疊調

讀風臆補卷十二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丘蕩子始指在上之人乎上好下甚於是乎有東門之枌之婆娑有東門之池之晤歌有東門之楊之期會鵲巢隱慮於侜張月出勞心於不見其

極至於株林宣淫蕩然無復上下之分而陳之禍烈矣知風之自能無凜凜

望字極妙即所謂民具爾瞻也惟情足以損望愼之哉

一之聲曼二三之響切眞是流商變徵

陳僅曰首章四兮字用變調入手使游蕩輕薄之人神情態度脫口如生眞傳神妙手　自宛丘之上而下而道無地不熱鬧無冬無夏無時不熱鬧直揭出一國若狂景象恰與株林詩情

境相照上行下效言之凜然

擊鼓擊缶猶楚詞所謂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也值羽值翻猶楚詞所謂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提出子仲之子見貴族猶然亂自上先也是此詩着眼處

通篇只如一句

不須下一轉語

隨手拈來極淺近極風致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可以字與豈其字緊相呼應

關河放溜瞬息無聲

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甚活

人能於境中無不足想便於境外無有餘想此不惟終南寄徑者不能即伐檀志士尚覺帶一

兮矜激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無取義只以可以可與相呼應耳三晤字亦耐人尋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騷經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九章云昔

託興於其慕亦惡之之詞

不徒譏刺而已

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則此即作孤臣被棄借事言情之作亦無不可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追言其始永思其終刺之者其微之乎

鴞惡鳥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墓門凶地多生荊棘梅雖美木生此陰僻荒蕪之處無怪惡鳥之

萃聚也人有良心而與不善人居則惡亦歸之矣讀末句顛倒思予尤覺畫出狠狽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鄭氏以予美爲指宣公何楷云古者日君皆曰美人既爲人所侜分而猶呼之曰予美忠愛之至也朱子謂是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詞郝敬駁之云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媍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詩爲忠憤

豈無終夕會惜此花間月
月下美人不勝清怨

從朱則詩爲閨怨聖人刪詩之義宜何從乎京山之言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靜夜思玉階怨殊不如也

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月出之語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卽舒窈糾兮之義

呼吸有神妙不容說

又一變調

李白長相思捲簾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意相髣髴　每章以首句興第二句又一體

東萊謂此詩用字聱牙殆方言歟鄒氏曰陳與楚近其音節隱然具騷人之致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夕于株

以複弄奇以疊呈妙龍文盤氣豈復容人着議

若疑若信似羞似隱極得立言之體

首章兩株林兩夏南轉換七箇閒字將當時事

馬簇擁纓戈聚觀嘖嘖附耳道旁指摘無不一一勾出然不言夏姬言夏南至次章并不言夏南言于株皆忠厚之至也

姜白巖曰古今三大奇淫齊襄文姜兄妹淫也子頑宣姜母子淫也靈公夏姬君臣淫也詩欲一洗五常蕩然夫子刪詩存此揭六人之獸行殺萬世之人心其警世也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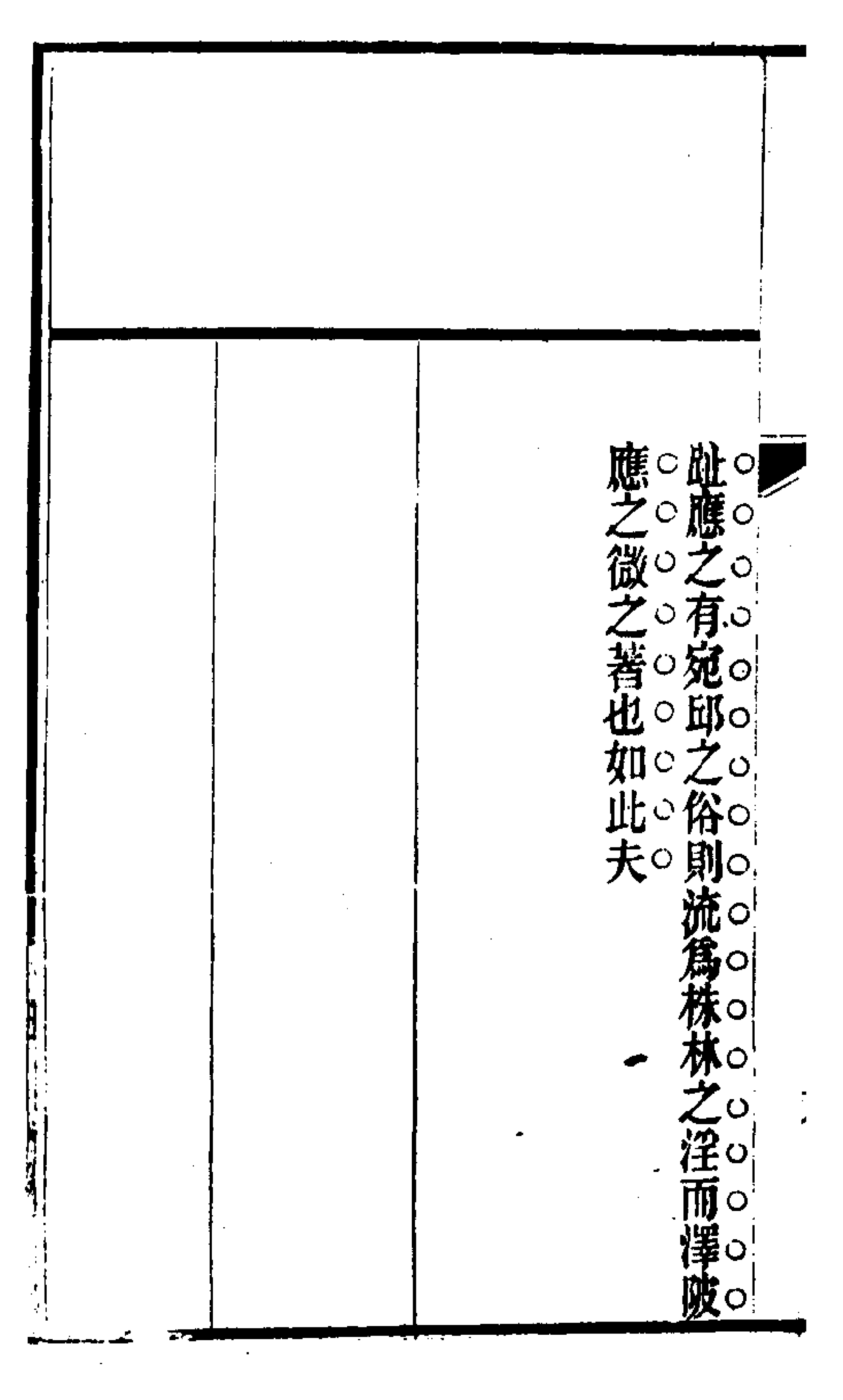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

瀰盡心悒
瘠瘦已甚情不能禁心
且無力矣

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韓詩於鄭風溱洧篇訓蕑爲蓮雪山王氏本鄭說此詩蕑字亦訓蓮以與荷同時同類也末章菡萏袁文以爲荷花未發之狀借證於宋之問秋蓮賦序玉池淸冷紅蕖菡萏太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花庶幾總結兩章章法渾成耳若作蘭解則雜矣

張還白日有關雎之風則蕭爲桃李之正而鮮



趾應之有宛邱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
應之徵之著也如此夫

八字便寫盡

讀風臆補卷十三

明荊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此必賢臣去國詩也如不去則豈不爾思句便無着落至不能自强意詩人並不說出只就逍遙翱翔上寫之而燕雀處堂之慮已隱然在不

遙思聊想如隔世事

言中矣

日出句形容入微此詩家着色描寫法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此中大有關係非爲一冠服已也

玩味三庶字九兮字一段目擊澆風望古悲涕之意曲曲傳出

三句成章連句用韻後人大風歌以下皆出於

余從三樂字寫出苦來
已之不如卻在言外
天之沃沃四字可想
亡國之音讀不得

此五古如華山畿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七言如岑之敬當爐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爐十五晩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謝阜羽送鄧攸心三句詩體皆是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鏡花水月可玩不可着

宋婉詩云寄與武陵仙吏道莫將征税及桃花

寫得自家情結出
有暗日不許之恨
一腔熱血

又是一意及詞桑柘廢時猶納稅田園荒盡尚
征徭之句更不禁淒然歎息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
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
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二語即唐詩所謂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
草綠萋萋註乃云常時風發而車偈顧瞻周道中
心怛兮多少含蓄註更補傷王室之陵遲無端續
脛添足致詩人一段別趣盡行抹搬亦祖龍烈焰

後一厄也

簡兮思西方匪風懷西歸然曰美人曰好音而皆以誰思誰將作懸慨之詞者當時致思西周固如此之無限傷心也

危言隱語殆所謂寄蜉蝣於天地耳那得不爲之深省

鄙夫之詞

讀風臆補卷十四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鎮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穴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歸處歸息歸說皆從心之憂矣來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彼侯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

卿云大家婦爲夫人舉止羞愧耳
三章均就近小人上一氣起到南山朝隮句末乃以季女結出乃子之遠然寄託語恰稱題義

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世人喜嫫母而鄙婉孌婉孌卽飢餓矣西家施不遇鴟夷終以浣紗老耳上文不稱不遂正在此處生情

薈蔚八字米元章書吳木華海賦薈蔚雲霧正用此詩語

華谷謂南山朝隮乃樵者朝升於南山上而采

草木也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其朝隮擧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乃知此說由來舊矣附之以備一解

儀一之本

儀一之徵

儀一之功化

三四章均承上章而疑歎之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層層相遞節節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曾之不競有君子如是哉詩非贊君子也曰正是四國曰胡不萬年有千庬之望乎

姜白巖曰詩無既稱君子復稱淑人者惟此詩與小雅鼓鐘篇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致也詩自有陳古刺今一體此篇更信其不誣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不稂用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

由虛入實

國有王郇伯勞之

上三章虛涵末章實點風中每多此體

昔時苗黍今則苞稂昔時陰雨今則冽泉感時追遡無限傷心妙在前路絕不說出讀末章正如唐天寶亂後說到貞觀盛時豈似天上人令人神馳而不覺言之津津也

召棠郇黍千古輝映

首章衣食兩項爲全篇提綱

倉庚何是精采點景法懿筐云云亦是裝點語若說深僅便呆

各章敘月分顚倒錯綜

讀風臆補卷十五

明荆南戴君恩原本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豳

謀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L]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L]

處處計其終從反面寫出

謀食處處計其始從正面寫出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莫可端倪是非聖手不能　蠶事備而後織紝之事起

專言獲禽獻豣乃其餘事然亦足見豳民忠愛無已之心

但言物候及涂塞之事使覺寒氣逼人並未用一正筆寫寒

寫畢點綴如家長數家事一蔬一果逐事關心取意瑣細愈見王道闊大處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

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

私其豵獻豣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自七月句起至入我牀下止五句當作一句讀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以上是總首章前段之意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以下是總首章後段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

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與王右丞田家詩氣象自別

君臣閒如家人婦子其體甚野其情甚眞視後人徒以頌揚爲得體者不同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字法　字法

陳僅曰通詩八十八句一句一事如化工之範物如列星之麗天讀者但覺其醞古淵永而不見繁重瑣碎之迹中間有詩誠有問答有民情有閨思波瀾頓挫如風行水面純任自然非制

作官禮大手筆誰其能之噫觀止矣
以時令爲經以衣食爲緯以民風景物爲絢染
諷誦之下覺占天察地明倫定制備器築室染
采爲裳實是一部周禮骨子
畫家之巧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各擅一奇氣候
行乎其中此詩無一不備直是化工非畫所到
觱羌人吹角也楊升庵曰其聲悲慘冬日寒風
驟發往往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
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

文格極妙

本是愛室只說愛子動之以至情感人下淚矣

此下有天馬騰空之勢

述用十子字而身任其責獨詩其苦之意可想

如彭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與詩意合觱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爲杜蕭翁云萬象唯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然觀詩云觱發二字簡妙合詩又非子書風之祖也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此[illegible]何假旣取我[illegible]以下皆[illegible]毀我室[illegible]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illegible]作詩此是徹彼桑土事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不住[illegible]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

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有起收有賓主有呼應有逗接有錯綜有操縱有頓挫章法句法字法各極其妙

今女下民二句與予室翹翹二句暗相呼應言如此庶其莫予侮乎乃予之辛苦如此予之室家如彼安在其莫予侮也

通篇哀痛迫切眞嘵嘵之鳴故末直以予維音嘵嘵結之

託鳥言以自訴長沙鵩鳥之祖後人禽言諸詠

東歸西悲寫心翻倒極嗚咽泪沾巾
忽轉入西悲情異無窮矣本字下得妙有生還偶然遂之感

之瀏觴也應瑒詩孤雁鳴雲中亦宗此意
陳僅曰小雅蓼莪連下九我字一字一呼一聲
一哭直不知是血是淚豳風鴟鴞連下十子字
絮絮叨叨涕泣而道如聞家庭語誠聲皆能以
至性爲至文者也天地間若無此種文字便不
成天地人心中若無此種文字便汲了人心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

描寫荒廢光景觸目動心

言這段光景觸發可懷也

註卻覺轉折矣

此際又轉一層然轉接恰無痕迹

無中生有多少感慨

補其稱何其韻悦作情復周至

結局惟漢魏樂府尚能有之

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篇中無限情緒次第井井非大聖人不能體悉非大手筆不能描寫

細玩篇中脈理恰分兩枝自制彼裳衣至婦歎于室是我心西悲光景自有敦瓜苦至其舊如之何是我征聿至光景但格法微妙人不易識

有敦瓜苦四句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差堪伯仲若王建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以視鸛鳴于垤婦歎于室二語更露傖父面孔

東山一詩乃後來從軍行出塞曲之祖如王涯、黃龍戍卒幾時歸卽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意也杜少陵、青春作伴好還鄉劉長卿、報國劍已折

歸鄉身幸全即敎彼獨宿亦在車下意也高達夫、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沈佺期、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賀朝、玉筯應啼紅粉顏即婦歎于室意也達夫、鄉心正鬱陶少陵、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後山、仕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即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意也薛能、游子新從絕塞回即我征聿至意也又、獨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淸陰待我歸即有敦瓜苦四句意也白樂天、料得家中深夜坐也應說着

遠行人卽自我不見意也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卽其舊如之何意也若木蘭詞、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于鵠、空山朱戟影寒磧鐵衣聲視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夷險不侔矣李太白、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劉長卿、白日還家有幾人視我征聿至者欣戚異感矣張仲素、萬里猶防塞三年不見家視瓜苦係於栗薪悲喜頓殊矣王烈、沙磧年年臥鐵衣太白、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視獨宿車下安危異轍矣然後

來千百首從軍行出塞曲終不敵東山一篇曲
盡人情也即令歸士自抒其情恐未能到此耳
故越瑣屑越眞至越平易越彌綸即以詩論那
得不推元公爲聖手耶至其用韻處或連句韻
或隔句韻或促句換韻參差錯綜無規矩方圓
之可尋尤爲妙絕千古

次章乃廢宅賦也鮑昭蕪城較此便多鄙言累
句那得託云韜晦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

別離時在家相見燕新歸歡不足也

旣破我斧又鈌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旣破我斧又鈌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旣破我斧又鈌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輔氏曰東山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每章用一哀字古人用兵之愼不宜草草讀過

何等瞻仰

何等安慰

妙在純是一片私情不作實語看乃知此語之妙

而當下心事亦復形容得出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居東如天上謫僊不以爲悲而但慶其得見一派糊塗渾然入妙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信處信宿明知公之必歸明知公歸之爲大義御

畏讒折辱以利害爲恐懼也觀此赤舄几几者何如

說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正詩之巧於寫其愛處眞奇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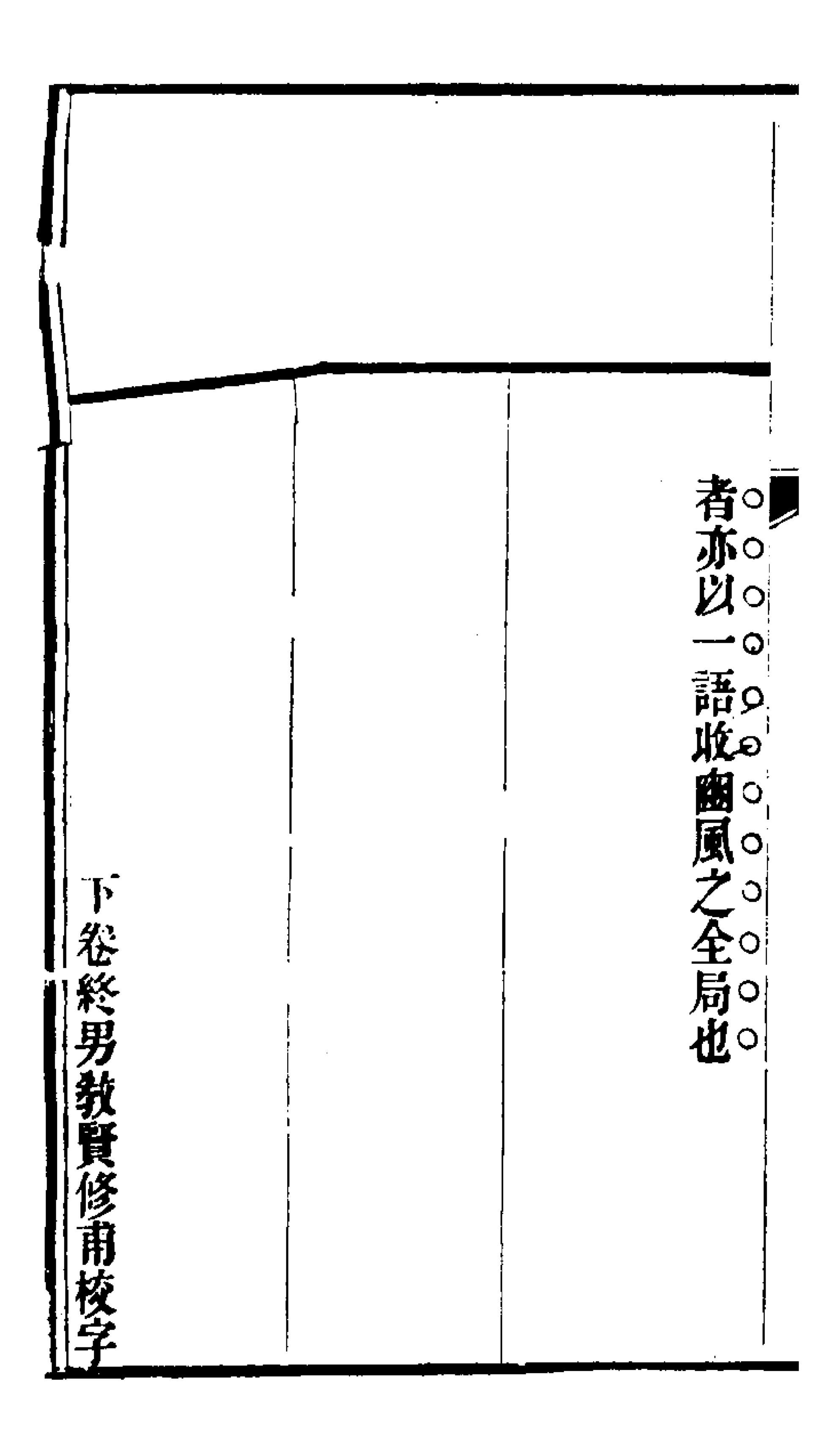
無以我公歸兮詩人言語之妙如此不學詩無以言信夫

章法句法字法俱妙

中二章飛字歸字句㬰亦用韻又是一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不瑕作詩者以一語括元聖之生平編詩



者亦以一語收豳風之全局也

下卷終男敎賢修甫校字

讀風臆補總評

鎭海陳繼揆舜百補輯

男 養賢保甫 教賢脩甫 仝校字

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全詩教人讀詩之法也而此法尤善於讀風蓋雅與頌本無邪卽變雅之刺亦非邪惟國風多男女之辭讀之者須知刺淫非誨淫自然懲其逸志耳故思無邪爲讀風之第一法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之善誦詩者莫如孟子厥後明道談詩亦不曾下一字訓詁也

朱子讀詩謂只是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

言鄭漁仲曰橫渠有詩云置身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謂知此
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動物莫如風動人莫如詩詩以風名自須諷詠以得之上蔡謝氏
曰古詩即今之歌曲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
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
何元子曰風之體輕揚和緩託物而不着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
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常超於言詞之表
正言若反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怨諷言若譽此朱子之論
全詩也而於風爲尤顯

詩之四始以風爲先風之用以賦比興爲辭委曲悠揚各有意外不傳之妙郝京山謂後世騷賦大仿風人遺意迫近憯興而古意盡廢矣

誦詩難誦風詩尤難陳餘山謂風詩一路旁說泛說反說譬說借說直趕到末句輕輕一拍令人自悟後人詠史感遇諸詩法皆從此出并有只以一字點睛者草草讀過直不知其命意所在矣

風土之音曰風風何以始二南也鄭漁仲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

之始。

章楓山曰。二南所以歌文王之化也。而其詩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及於文王者。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舉一世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花木飛走。蠢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詠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蟲。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何有於文王之德。而詠歎之哉。

詩、歌、聲、律、體、用、相輔。故詩被管絃。皆古樂章也。沈歸愚曰。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製。而淸調平調瑟調。

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

劉彥和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

風始以南終以豳可以見周德矣沈休文謂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公之化濱豳風樂而不淫知風之自蓋遠矣哉

馮時可謂風詩之中如七月甫田篇有事語而不俚卷耳喬木篇有情語而不淫揆叟謂衛風淇奧篇有理語而不腐

桑中溱洧刺淫之詩非淫者所自作也馬貴與曰後世詞人墨客

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備極狹斜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豔麗可喜也而賢人君子深斥之曰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誠意正心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餘篇夫子錄之於經則是通書西銘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且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未有不慙且諱者則知禁之使不爲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爲愈此鋪張揄揚之詞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此詩之訓也

唐荆川讀秦風謂使人翹然自喜有躍馬賈勇之氣因其慷慨而

人於猛也雖未止乎中聲猶不失其固然其陳之也可觀風其歌之也可貢俗矣而凡爲風者可類推矣

緇衣伐檀等篇短長雜奏爲後世雜言之祖

楊升庵曰春秋有例詩亦有話子夏大序衛宏小序詩話祖於此

古人之詩先有詩而後有題其實十五國風並無一題也但詩成之後取其中之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耳顧亭林曰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至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讀詩不可不知韻陳餘山曰古音考云毛詩之韻不可以一律齊

蓋觸物以攄思本情以敷詞從容音節之中婉轉宮商之外如清谿浮雲隨風聚散蒙山流水依坎轉移此數語深得用韻三昧

陳餘山曰古人語緩不煩改字亦不煩改音古之字音有宮商角徵羽無平上去入至沈約定四聲始嚴其畔今人之叶音以沈韻而分耳故凡平上去之同紐者依古音皆不須用叶惟入聲分明觀之可也再考十五國疆域均在直隸山東西河南陝西數省內西北土音無入聲雖不知古音何如大抵當不甚相遠似可略得其概今之北曲亦不分上去入可以相證

又曰周秦詩篇皆入樂歌其音韻故自有定律但不若後人之斤

斥四聲瑣列部分部以今韻證之平水韻部分寬於唐韻洪武正韻部分又寬於平水自沈韻以來且已代殊今學者作詩一以陰氏一百六部之韻為宗主未嘗以入樂也入樂者詞曲兩種而詞韻與詩韻不同曲韻與詞韻又不同是今人於沈韻亦未嘗盡遵明知沈韻之隘不足以盡音律之變也詞韻與九宮譜曲歌多不分四聲是即古韻無四聲之一證古人詩歌合一故無異韻今人分詩詞歌曲為三種其韻譜實有不可混同者乃欲以今人不合詞曲之詩韻繩周秦以上人之詩歌多見其聱詰而不通矣況所謂叶者又多望文取音五色無主後之學者將何所適從哉

題後

讀風臆補者從弟舜百孝廉取明荆南戴忠甫之臆評而補之者也書既成徐芝田姚復莊兩先生爲之序徐序明而簡姚序紆而妍凡補評之旨已抉發靡遺又何俟庸鄙人之贅而弟顧索之再因以韻語綴其後曰

葩經三百風冠其首兩京六州詩人之蘊蘊結於心吐之於口君臣羈縻託諸夫婦無意不深無情不厚俗儒紛紜積塵爲垢妄者武斷固者壘守揆諸風人其果然否航航戴君湘中之英埽去常解剏爲臆評善以意逆能繪其聲如列禦寇御風而行家有惠連

秀而多慧覽其遺書默與之契空山獨居風雨門閉有琴何愔有花何麗彼美人兮窈窕來睇黯㨖芙蓉香薰荃蕙管翠欲流墨瀋無滯搜羅百家爲我臣隸曲證旁通蔚矣美製裒也讀之豁昔之疑天籟之發備於風詩後有作者皆其分支漢魏樂府宋元歌詞在心變化與世轉移窮源溯委異轍同達度以金鍼合乎璣規獨緒玲瓏足解人頤浣露微誦尙有餘思

同治戊辰仲冬之月兄繼聰駿孫甫撰